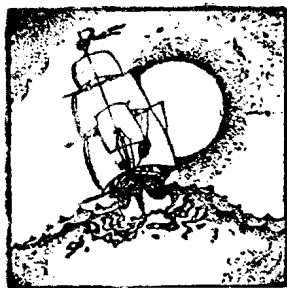


岸邊蹤跡

集 二

著 奮 韜



月一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萍踪寄語二集弁言

萍踪寄語初集裏的材料，因為那時要應生活週刊按期繼續發表的需要，所以在途中隨時就觀察所及，即握筆敘述。今年二月間，記者由英動身，經過法國，比國，荷國，而達到德國，在這三個月的旅程中，只留意材料的搜集，到了英國以後才組織起來追記的，這本萍踪寄語二集便是這樣寫成的。

記者出國以來，國內有不少直接間接的好友，輾轉寄信來慰問，這是記者所銘感不能忘的；有的還問着『寄語』久已未見，『萍踪』漂泊何處，承蒙好友們這樣殷殷地垂念，我只有愈益感奮。我此次雖負債出遊，但是有朋友們許我負債，比之一籌莫展的，仍是幸運多了，所以我於愧怍之餘，一面想乘此機會把自

已充實一些，以作繼續爲社會勉強奮鬥的準備；一面仍時常不忘須就淺見所及記些出來向垂念我的好友們報告報告。

但是記者常恨自己學識的淺薄，出國後，尤覺好書不勝其看，良師益友談話不勝其談，事物不勝其觀察，直像餓鬼看見了盛宴佳餚，來不及狼吞虎嚥似的；而知識無限，浩如煙海，愈深刻地感覺到自己學識的淺薄，也愈迫切地覺得時間的不夠用。因此在這樣短促時間裏，本想暫時擱筆；但是上面所謂之『時常不忘』的意識又常在督責着自己，所以特開『特別快車』，差不多在一個月內，把這本以德國爲段落的萍踪寄語二集趕成，以求好友們的指教；並欲藉此最近的『寄語』，奉告最近的『萍踪』。這不能算做什麼著作，聊當面談而已。

記者於這本第二集『寄語』脫稿以後，將往蘇聯去看看，大概本年九月底可返回倫敦；倘有所得，當再就『萍踪』所到，寫些『寄語』出來，以擾好友們的清聽。

目次

五二	再到巴黎·····	一
五三	遊比雜談之一·····	九
五四	遊比雜談之二·····	一八
五五	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二六
五六	荷蘭的商業首都·····	三七
五七	一個從未和中國人談話過的德國女子·····	四八
五八	所謂領袖政治·····	五三
五九	褐色恐怖·····	五七
六〇	種族的成見和夢想·····	六六

六一	經濟的難關——失業問題·····	八五
六二	納粹統治下的教育主張·····	九四
六三	德國新聞業的今昔·····	一〇〇
六四	南德巡禮·····	一二四
六五	遊德餘談·····	一二六

五二 再到巴黎

記者自今年（一九三四）二月七日把關於英國的『寄語』結束之後，這兩個多月以來，『萍踪』又由靜而動，由英而法，由法而比，由比而荷，由荷而德，持筆續寫這篇『寄語』時，已由德國回到出發點的倫敦了。我現在的職責就是要陸續把這兩個多月來的聞見和感想，報告給生活週刊的讀者和朋友們。（記者記此時，雖已很痛心地知道生活週刊被迫停刊了，但我深信生活週刊的精神是永遠存在的，因為牠所反映的大衆的意志和努力不是一下子可以消滅的。）

巴黎爲記者舊遊之地，關於法國的情形，也已略有所述，此次由倫敦出發，注重在考察德國，順便看看附近的比利時和荷蘭兩國，但因爲有幾位在法的生活

的好朋友在我上次到法時，忽忽未及晤談，聖囑再灣到巴黎幾天，在我也因為上次因要趕赴倫敦大學開學的日期，關於巴黎還有幾處要看而未及看的地方，加以正在我想去的時候，巴黎剛在史達維斯基（Stavisky）大弊案發現後，政潮洶湧，鬧得烏煙瘴氣的當兒，新聞記者是愛管閒事的，也想藉此機會去瞧瞧向佔歐洲所謂『民主政治』第二把交椅的法蘭西。

法國的開潮，向來是有名於世的，自世界大戰到最近杜美格（Doumergue）在大擾亂中起來組閣為止，不到二十年，已有了三十一次的內閣，有的內閣成立幾天就短命，有的剛成立就倒，但雖起來倒去，而政策却差不多，沒有什麼根本的變化，尤顯著的是對外的政策，政黨雖有左右派之稱，左派最大的黨是所謂激進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 Party），其實既不『激進』，也和什麼『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是道地十足的一個布爾喬亞（Bourgeois）的大集團，所以翻來覆去，都不外那一套『換湯不換藥』的玩意兒！史達維斯基的大賄案，和這次內閣

及衆議院的大坍台，固爲所謂「民主政治」者多露一次破綻，加上一道催命符，但政權既仍在布爾喬亞的手裏，雖一時鬧得怪好看，根本也就不過那麼一回事罷了。

在這次政潮中，有兩件小事頗堪發噱，一件是法國行動黨（Action Française 卽保皇黨）的機關報對曾任外交部長的政界要人彭古（Paul Boncour）大開玩笑，彭古本屬社會黨，後來因爲和激進社會黨的領袖赫利歐（Herriot）合作，遂脫黨，據說他曾經做過史達維斯基的嬌妻愛勒特（Arlette Simon）的律師，非常要好，甚至說和她有過什麼特殊的關係，自從這個大賄案發生之後，法國保皇黨的機關報每在新聞裏有提到彭古名字的時候，總把愛勒特加在彭古的名字裏面，成爲 Paul-Arlette Boncour——竟把他的尊姓大名這樣地改造了！

還有一件事是這樣：這次法國政潮弄得滿城風雨，在街道上打得頭破血流，前總統杜美格退隱在鄉間裏，被現任總統強請出來組閣，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翁

了；在這個時候，比國的國王亞爾培（Albert 1875-1934）爬山跌死，他的兒子利阿波第三（Leopold III）隨即承繼王位，法國的保皇黨看了在機關報上大放厥辭，說這種制度多麼好，嗣王年青有爲，承繼王位的手續又省，何必像法國還要那樣跑到鄉間去拉出一個快要死的老頭兒來，多麼費事，中國話有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人的見解，往往很容易受他的背景所蒙蔽，這樣的情形被保皇黨看見了，便認爲是他們所以要『保皇』的十足的理由！

這次再到巴黎，補看了好幾個地方，現在撮述一二附記在這裏。一處是衆議院（Chambre des Députés），這裏面的情形，和在倫敦所見的衆議院似乎不同。英國的衆議院的議廳是長方形的，議員座位是同置在一個平的地板上；法國的衆議院的議廳却是半圓形，議員的座位是一排高一排，半圓形地排在議長席的前面，建築似乎比英國的宏麗，尤不同的是他們開會時的情形，在英國的衆議院開會的時候，秩序比較好，一人說話未完時，別人很少起來插嘴，講到得意時，本黨的

人也不過附和急叫“heari heari”罷了，記者曾在該處旁聽了一小時之久，所見都是如此；在法國衆議院裏所見的却有些不同，我在四月二十日那天下午五點鐘前十分到那裏，五點鐘起開始開會，五點四十分即閉會，簡直是四十分鐘繼續不斷的一場大吵鬧，本黨人發言，本黨的議員大鼓其掌，反對黨的議員便同時你一句我一句插着大聲瞎鬧，此時最難做的是議長，拿着一個戒尺在桌旁打着，不行，就大搖桌上的鐘，（這鐘的聲音，好像救火車在馬路上駛過時的鐘聲一樣，）有時可因此略停數分鐘吵鬧，不久又鬧做一團；有時連這幾分鐘的效驗都沒有，議長好像氣得發昏的樣子，只得儘他們提高嗓子大鬧着，待其自然的停止，不久又鬧了起來！據久在法國的朋友說，衆議院裏這樣鬧做一團的情形是常事，有時大鬧不停，議長無可如何，只得暫時退席以避之，因為議長走了，會議便等於暫停，大家得隨意離席，暫作鳥獸散，鬧的人也就鬧無可鬧！那天所議的是通過財政預算原則案，政府派希望大體通過，反政府派主張須逐項付議，結果是政府派

佔了勝利。那天旁聽席上的人很多，大家看着那樣鬧得不亦樂乎的樣子，都忍俊不住的大笑。這全部分的四十分鐘，就沒有一刻不在這樣吵着叫着鬧着笑着裏面過去。我出了衆議院的門口，還獨自一人對自己發笑着。

在倫敦和巴黎都各有一個蠟人館，在倫敦的稱爲杜索夫人的展覽會 (Madame Tussaud's Exhibition)，在巴黎的稱爲格雷溫博物院 (Musée Grévin)。(都是以創辦者的名字爲名。)所謂蠟人者，並不是全身都用蠟做的人像，却是用蠟做的人頭，人手，裝在穿着真的衣服的身體上，(這身體當然也是造成的。)就是面上的眼毛或鬍子，頭上的頭髮，也和真的一樣，人身的大小和真的人一樣，所以看的人廁身其間，竟好像鑽進了人叢中。其中有的是現在還生存着的，有的是剛死的，有的是死去多時的了，好像古今生死同聚一堂！各國歷史上及現代最著名的人物大概都有，例如美國有名的總統，就有幾十個擠在一處，有坐的，有立的，此外如文學家，藝術家，飛行家，電影明星，乃至運動健將，如網球健將

之類也有。尤有歷史意味和價值的，是若干幕歷史上引人注意的事件，例如拿破崙破崙臨終，羅蘭夫人受審等等的全幕人物布景，用各色電燈陪襯，令人如身臨其境。倫敦的比巴黎的好。在倫敦的蠟人館裏，還在地窖裏布置許多被監禁或槍決的著名犯人，陰氣逼人，如遊陰間。（這是想像之辭，並非記者相信有陰間，更未曾遊過陰間。）在入口處，就有一個殺了頭的人身，旁立着迎接你——在第二個門口上，旁邊有個穿制服的青年閉眼坐着，看上去和別的蠟人一樣，大家都不以為異，等圍看的人略多，那個人忽然立起來，弄得大家驚嚇一跳！裏面有個『鴉片窟』布置着一個拖辮子的中國人服侍兩個英國水兵吃鴉片。那個中國人只有一根辮子，和短衫褲子算是他的特徵，那個面孔仍是西洋人的面孔，但在這樣富有民衆教育意味的機關，替中國人丟臉也就夠了！從前有位朋友滄波在他所著的倫敦閒話一文裏（見生活書店出版的深刻的印象一書），曾提及該館裏關於中國名人的像，就只在一個屋角裏看見被稱爲『廣東的省長』，『型像面色特別黃

黑」的中山先生。我去看時，已找不到，大概他們把「廣東的省長」都取消了！留下來的就只有那位拖着辮子服侍兩個英國水兵吃鴉片的仁兄！在巴黎的蠟人館裏，關於中國的只有一幕所謂「中日之戰」，是日本人打長城的布景，其中中國長城上竟闕無一人，不知道他們是否認為這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象徵！

我從另一方面想，我們自己倘能設立一個蠟人館，却很有民衆教育的價值，至少可將歷來爲革命而犧牲的許多烈士，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後，慷慨起義，臨危捨命的種種慘狀，把牠們好好的佈置起來，使人常常想到許多烈士的慘痛犧牲，現在所換得的是什麼？尤希望那般拿革命做幌子而窮奢極慾無惡不作的高官顯要們能有看到的機會！

關於巴黎的「玻璃房子」，以前不過聽人談起，還沒有工夫去看，這次再到巴黎，也抽暇去參觀一下。我和一位朋友於一個夜裏去看，到後照例叫了兩杯酒，和朋友圍坐在一個桌旁，有幾十個赤身裸體的女子來周旋，有一個挨到我的

身上來做盡媚態，勸『開房間』，她——可憐的她——此時眼中所看的是法郎，心裏所想的是法郎，無所不可的都是爲着法郎！到了這樣情況之下，什麼美的觀念都沒有了，我和那位朋友坐了不到五分鐘，連酒都沒有喝，就忽忽地離開了這『人間地獄』。

一九三四，五，三，記於倫敦。

五三 遊比雜談之一

在歐洲的北部海岸，法國和德國的中間，有兩個小國家，那就是比利時和荷蘭。這兩個小國的人口都在八百萬人左右，是在歐洲經過戰爭最多的一塊地方，這不但是因爲這一塊地方的南部（即比利時）是正夾在法德兩大國的中間，爲這

兩大國擴充地盤時常爭的地帶，而且也因為這兩小國有了歐洲最重要的幾條河的出口，爲鬭爭的媒介。但這兩個小國家雖被人加上一個『小』字，在你搶我奪的這塊地方上，居然能靠着自己鬭爭的力量，終於能維持他們的自由平等的地位，（當時的國際形勢當然也有關係，但根本還是靠自己鬭爭的力量，）這時來自『大』國的我，來自『大』而任人宰割的中國的我，到這兩國裏看看，實在沒有法子消除我的慚愧的心影。

記者於二月廿二日上午九點十五分由巴黎動身，十二點便到了比京布魯塞爾 (Bruxelles)。在火車裏遇着一位荷蘭老者，和他的妻子，同坐在一個車廂裏，他們倆的頭髮都白了，至少都在六十歲以上的年紀，而體格康健，却無異於四十歲左右的壯年。這老者能英語，我和他談話之後，才知道他在荷蘭經營船業已四十年了，聽他的口氣，好像是一個輪船公司經理，我問他荷蘭船業最近情形如何，他說沒有一個輪船公司不蝕本的，現在只得勉強維持現狀，以待轉機。我們

知道荷蘭的國力，最倚靠的是他們的商業，尤其是航業；荷蘭的航業到現在，雖遠不及十七世紀獨執世界牛耳時代，但仍佔很重要的位置，他們靠着均衡入口的差異，這是最主要的要素，但據這個經營船業四十年的老者說，現在却沒有一個輪船公司不蝕本的，這也是因為他們逃不出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

在國外遇着外國朋友，十八九要問你中日問題怎麼樣了，這個老者也不能例外。他似乎很抱憾地說，中國不能打，最沒辦法，我便把十九路軍在淞滬打日軍情形告訴他，他聽得津津有味，隨聽隨譯給他的夫人聽。我想，我們還有十九路軍拿來遮遮面孔，但以偌大的中國，只有這曇花一現的十九路軍，這面孔還是遮不了！

記者到比國的時候，正值他們一『喪』一『慶』的當兒。我到的那一天（廿二日），是爬山跌死的比王亞爾培大出喪的日子，也就是他們的國喪；第二天是比國新王利阿波爾第三宣誓登位的日子，也就是他們的國慶。在這兩天，滿街

人山人海，比京附近各城的人都特爲跑來看熱鬧，我就好像看了『比國人民展覽會』。在新比王和他的王后的『變駕』經過街道的時候，兩旁擠得水洩不通的人叢中，都揮巾或揮帽歡呼，有的在最後一排的角落裏，一點兒看不見國王或王后的臉，也大脫其帽，這種敬重王室的心理，在我們看來真覺莫名其妙。比王未葬前，陳尸三日，一任人民觀看，各處人民到比京列隊循序進去觀看者，每日十餘萬人，聽說有的看了流着眼淚，有許多情願餓着肚子，或一夜不睡，列在隊中立着，等候進去一看。這裏面大概爲好奇心所衝動的也不少，不過據說比王亞爾培在國王中算是很忠於國事和愛護人民的，所以確也留下了不少的哀思。

現在比國的政治和外交是惟法國的馬首是瞻的，所以法國的政治如果沒有什麼大變動，比國的政治也就亦步亦趨，不會有什麼大變動。比國的政黨有天主教黨，裏面包括的是教徒，農民，資產階級；自由黨，裏面包括的有財閥，工商界的領袖，和一部分的智識階級；社會黨，裏面包括的有工人，由智識階級中人如